

你说我听

编者按

琥珀是由树脂埋藏地层中,经过漫长岁月逐渐石化而成的。

世界上最早形成的琥珀,产自于黎巴嫩,距今约1.35亿年。那些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琥珀,通常被称之为“蜜蜡”。琥珀蜜蜡是世界上轻的宝石,可以在1:4的盐水上浮起来。

我国关于琥珀的最早记载出现在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。先秦两汉时期,琥珀是尊贵无比的制品;唐宋(辽)时期,琥珀的“功用”被扩大到了佛教贡品和名贵药品;明清民国时期,琥珀的分类更加明确,制品的做工更加精细,受众面也更加广泛了。

3月7日上午,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水产学会会员、政协台州市椒江区委员会文史专员蔡一声,在路桥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作了题为《古代琥珀蜜蜡欣赏》的讲座,讲述了琥珀蜜蜡的历史,并分享了他的收藏故事。



蔡一声在做讲座。 陈伟华 林汝秋摄



讲座现场,听众听得专注。 陈伟华 林汝秋摄

琥珀蜜蜡,从侯门走入寻常百姓家

讲述/蔡一声 记录/陈伟华

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的琥珀展,被称为“琥珀市场风向标”。近年来,在这个展会上,经常可以听到商家以“MILA”(即蜜蜡的音译),与中国客人交流。

我国古人习惯将琥珀称为“遗玉”和“翳”。在古代民间,曾把琥珀称为“虎魄”,也有把琥珀的形成解释为,由老虎流下的眼泪凝聚而成的宝石。这些奇异的传说,蕴含着我国古人对神秘琥珀的揣测和追寻,而琥珀蜜蜡,在古人眼中,还有趋吉避凶、镇宅安神的功能。

我国关于琥珀的最早记载出现在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。据记载:其中多有沛,佩之无疵疾。“育沛”,别称琥珀、虎魄、江珠、琥珀、兽魄、顿半、血琥珀、血珀、红琥珀、光珀、蜜蜡。琥珀是一种珍贵的宝物。它来自于松树脂,而松树在中国象征“长寿”,因此琥珀作为松树的精华,自然而然受重视。再者,中国人自古就喜好松香的气味,一些人相信琥珀蜜蜡的芬芳能让灵魂强大,并给人带来力量和勇气。

有研究者从一块1.2亿年前形成的琥珀中的象鼻虫身上,提取出到目前为止最老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。这一重大发现,激发了科幻作家的灵感。1993年,在科幻冒险电影《侏罗纪公园》中,看到科学家从琥珀包裹的蚊子血液中,提取恐龙DNA克隆出

恐龙的故事情节。该片上映后,引起了美国人购买琥珀的热潮,他们都以佩戴一块“可能会制造出恐龙”的琥珀蜜蜡为荣。

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期,琥珀蜜蜡制品已作为货币,在古埃及地区进行使用和交易。那时的古埃及人,喜欢把蜜蜡收集起来,再按照大小排列好,然后打磨穿孔。这种琥珀蜜蜡货币,不仅方便携带,而且价值很高。它的名字叫“贸易珠”,在埃及地区极受欢迎。据记载,一件琥珀小雕件的价格,比一个健壮的奴隶还要高。后人还发现,琥珀蜜蜡在古埃及法老王的木乃伊中被当作防腐剂使用。

琥珀流传到我国的准确年份不详,从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作者系战国时期人这一点来推测,我国在先秦时期便已有琥珀。只是,先秦两汉时期,能拥有琥珀蜜蜡或琥珀制品的多为帝王和侯门将相。这在我国出土两汉时期的墓葬中便可看出,凡墓葬中有琥珀蜜蜡或制品的墓主,多为诸侯王、高级官吏或大地主。但那时的墓葬,出土琥珀的数量不多。用于制作各种饰物的琥珀蜜蜡原料,大多源自于当时的波罗的海一带。而中国拥有较多的波罗的海琥珀,则是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,通过贸易获得的。卧兽形琥珀佩饰,是两汉时期最富有特色的琥珀制品,现在有不少珍藏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,汉成帝后赵飞燕,用琥珀枕头来摄取香气。汉高祖时,皇宫里有两根玉柱顶端,被镶上琥珀和水晶,分别代表着“日”和“月”。

进入隋唐时期,佛教的兴盛,带动了我国琥珀蜜蜡的发展。自汉代佛教传入我国后,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在隋唐时期臻于鼎盛。大量的书籍,被翻译后整理成册。琥珀蜜蜡也被佛教列为“七宝”之一。汉传佛教中的“七宝”,指的是金、银、琥珀、珊瑚、珍珠、玛瑙;藏传佛教中的“七宝”是指玉髓、蜜蜡、碎渠、珍珠、珊瑚、金、银,亦被称为“西方七宝”。这些都加大了我国隋唐时期对琥珀蜜蜡的需求。

琥珀蜜蜡的药用价值,也不断被挖掘。最早关于琥珀药用性质的文字记载,出自于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(公元前460—前377)的著作。在中世纪,欧洲的医师将琥珀开在药方中,用于治疗溃疡、偏头痛、失眠、食物中毒、黄疸病、不孕症、疟疾、气喘、癆病和肿瘤等疾病。欧洲波兰人,很早就有口服琥珀蜜蜡的习惯。在我国《本草纲目》《本草经》《格古要论》等书里,均有关于琥珀的详细记载。其中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琥珀可

以宁心神,安五脏,明心绪,定神魄”,蜜蜡中的微量元素经血液运送到全身,可以消除疲劳,让身心轻松。

宋(辽)时期,海运贸易成为主流。随着《澶渊之盟》的签订,宋辽也就进入了休战时期。宋朝通过海贸交易的琥珀蜜蜡,也进入了辽国。辽国契丹人对琥珀蜜蜡极其喜爱,尤其喜欢鱼形造型。头饰历来是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,是等级制度的一种直观体现。辽国的皇官贵族,尤其是女性,特别喜欢佩戴头饰。头饰的形状有动物、植物、飞禽和异兽等,大多以动物为主,贵族女性们最喜欢佩戴的是鱼形头饰。辽国的琥珀制品,普遍采用浮雕、镂雕和圆雕,刀法粗犷,寥寥数刀就能勾勒出所要刻画的对象。这既是琥珀蜜蜡推广的需要,也是基于琥珀蜜蜡碎片的特性考虑。据辽朝出土的琥珀蜜蜡制品显示,其表面大多经过抛光处理,随型而制。琥珀形状大小不一,许多琥珀蜜蜡饰品底部凹凸不平,或呈不规则的几何形状,看得出是不易切割,足见琥珀蜜蜡的珍贵。

明朝“一条鞭法”,确定了银本位制度;这一时期的西方,确立的是金本位制度。最大的改变,就是以前多种货币结算体系中止,琥珀蜜蜡作为货币交易职能至此结束。这一变化,使琥珀蜜蜡工艺品供应量加大,民间和富贵人家,都开始拥有琥珀蜜蜡工艺品。

在清代,琥珀蜜蜡的使用范围比较普遍。它作为当时与金、玉等相当的稀有物,是皇帝与大臣、藩属间赏赐、入贡使用的贵重礼品。首饰和服饰虽然依然是大宗,但琥珀蜜蜡陈设品的出现,则是清代琥珀蜜蜡制品的最大特色。而民国时期,国内和国外都处于历史大动荡大转变时期,琥珀蜜蜡已不再是皇室的专属物件,大资本家、富裕人家也能拥有了。这个时期,在工艺方面,琥珀蜜蜡物件的制作,就更加精良了,使用性也更加广泛,并对后世起到深远的影响。

我收藏琥珀蜜蜡,源自于祖上的家族收藏。父亲是台州远近闻名的收藏大家,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他收藏的琥珀蜜蜡,曾经作过专门介绍。人民网、雅昌网、今日头条和浙江电视台等上百家媒体,也宣传报道过他。数百位世界各国的资深琥珀蜜蜡专家、学者和博物馆名家,以及专业藏家,都

给予其高度的肯定。在父亲收藏的众多藏品里,其中有一串保存完整的清代琥珀朝珠,极其稀有。它由108颗琥珀朝珠组成,近年来,在佳士得、苏富比等国际拍卖行,也难得一见。

在与父亲经常来往的收藏家里,有一位知名藏家,由于地缘关系,常常能淘得不错的琥珀蜜蜡物件。但通常市面上交易的琥珀蜜蜡物件,都不是上等的珍品。父亲就喜欢经常与他抬杠,说他把好东西都藏起来了,只留残次破烂的卖给客人。父亲的“激将法”,往往一激就中,这位藏家就会把好货拿出来给父亲,父亲也就趁机买下。有一次,父亲又如法炮制,感叹好东西越来越难找,即使自己到知名藏家那儿,还是买不到好东西。听父亲叹苦经,这位藏家脸色大变,只见他怒气冲冲地从屋里,捧出了一个锦盒。然后,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它,拿出一串琥珀朝珠。父亲看后,心里一惊,竟然是一件完整的琥珀朝珠。经仔细观察,父亲发现它不仅品相完整,而且是大开门物件。能遇到这样的宝贝,实在是运气使然。所谓“开门”,是指“开门见山”之意,通常指一眼看了就知道是真货的意思。

那时,父亲压抑着内心强烈的激动,不形于色地向这个商家开口问价。这串琥珀朝珠价值不菲,几经讨价还价,父亲最后高价买了下来。



清琥珀朝珠,由108颗琥珀珠和紫水晶、青金石配饰而成,完美无缺,原配老件。2018年3月,在台州市博物馆展出。 陈伟华摄

好读

人比思想更有趣

元萌

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界,充满了立场上的聚合、分离乃至对抗。英国学者、作家萨拉·贝克韦尔以咖啡的轻盈消解哲学的沉重与对抗性,以其物性平衡哲学的理性,将存在主义讲述得温和、轻快、平易近人。正如本书始终试图传达的一个观念:思想很有趣,但人更有趣。

从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、尼采,到胡塞尔的现象学,一直到海德格尔、萨特、加缪、波伏娃相互抗衡的观念,直至后期存在主义转向对人的当下及未来生存的关注,作者为我们呈现出的是相对清晰、完整的哲学发展谱系。

在克尔凯郭尔看来,忧虑是自由的眩晕,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悬崖边上,而尼采主张直面幻觉,不断摆脱与超越自身,遵循一种

更为坚定的生存方式。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回归事物本身以及经验中心,还原最为纯粹的感官体验。海德格尔则转向一个脱离形而上学的、晦暗不明的领域,一个供其诗意栖居的有限世界。萨特将现象学转化为杏仁鸡尾酒式的哲学,传达出一种关于生存的期望、倦怠、兴奋与忧惧。他抗拒一切黏滞的事物,将人拖入现有境遇乃至阻止我们飞向自由的梦魇。当萨特做着他的英雄主义梦,加缪却在世界温柔的冷漠中找到一种反常的慰藉。他以顽固的、朴素而感性的人道主义,于人性、道德、伦理领域作出斗争与抵抗。

而如今,存在主义同样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,思想与观念以异化的方式得以存续:通过支持女权运动、争取同性恋权利、反种族歧视与反殖民斗争,存在主义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与责任,同样意味着超越哲学的范畴,通往更开阔的层面。不止于在

一间咖啡馆里彻夜长谈自由,而是长达整个世纪的跨文化、多维度对话。

当然脱离严肃的内核,你也可以想象自己在拜读一部法国哲学家相轻史。不是印象中哲学味十足的互相攻讦,反而平常如生活中朋友之间发生的矛盾,往往立场上的对立才是导致友谊破裂的主要原因。海德格尔反对他的导师胡塞尔,后来他的朋友及共事者也背弃了他。马塞尔攻击萨特,萨特与加缪争辩,加缪与梅洛·庞蒂争辩,库斯勒则与所有人争辩,还在街上揍了加缪。除了友情上的分合聚散,哲学家们的爱情故事也在本书中描绘得引人入胜。

一杯咖啡或杏仁酒所传达的哲思,远远超越庸众的想象。若你酷爱哲学,你可以对手中的咖啡作出关于现象学的分析;从飘散着热气的香味,到手握杯壁温暖的触感,流动的色泽,以及舌尖温柔的震颤,想到贾木

——评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

许《咖啡与香烟》中的一幕,独自坐在咖啡馆的女子婉拒前来续杯的服务员。浸在咖啡与烟草香气里的,轻佻的、漫不经心的对话,展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与生活方式。如你所见,人类生存的哲学其实无处不在,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觉不同领域在同一主题上的共振,而你我都身在其中。

贝克韦尔将她从哲学中汲取的所有浪漫、深刻与诗意的东西,回馈于我们。曾经打动她的一切,那些关于生命与存在的思考也刚好击中了她。想以波伏娃葬礼中的献词作结,是她生前写的一段关于反思存在与死亡的文字——

“我悲伤地想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书,所有我看过地方,所有我积累的知识,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,但是生命中其余那些如磷光般闪耀的繁星,只要我们有幸体验它,它就会继续向人类展示自身。”



与萨特、波伏娃、加缪、海德格尔、胡塞尔、雅斯贝尔斯、梅洛-庞蒂一起,喝着鸡尾酒,聊聊人类最重要的两大问题:我是谁?我该如何生活?

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:普通文獻借閱 B086/B683

踏着灰色的轨迹

范伟锋

我看过很多旅行类书籍,内容除了国内,大部分是东南亚、欧洲、美洲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。《失落的卫星》是我近期看的一本旅行类书籍,通过它,我首次“接触”到了深感神秘的中亚五国。

作者刘子超,九年间,数度深入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,展开一场过去与未来的寻觅之旅,发现了与众不同之美。

首先是不同的自然之美。中亚地处内陆高原地区,看不到海,也没有大片平原,有的是无尽的沙漠和陡峭的戈壁。刘子超一路前行,他眼中的天山、伊犁河、威海、伊塞克湖,都展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。其次是不同的人文之美。书中引用了不少来自于《西游记》《大唐西域记》《巴布尔

回忆录》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《天山游记》等著作的史实记载,还插入了许多史料照片和艺术画作等。清真寺、帖木儿广场和帖木儿陵寝,各形态的博物馆建筑,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等,都充满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,让人有穿越千年的感觉。再次是不同的生活之美。刘子超每到一地住下,路上遇到的司机、导游,都是当地的活字典,他所描写的点滴无疑也是当地生活的缩影。苏联解体后遗留在五个“斯坦”的莫斯科痕迹,依然清晰可见。

刘子超孤独地来到像倒下的地方,寻找失落之声,真实记录多彩景色和多样族群,使读者的心灵一次次被震撼。

中亚五国首都,除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他没去成,其余四国的首都——比什凯克(吉尔吉斯斯坦)、杜尚别(塔吉克斯坦)、塔什干(乌兹别克斯坦)、努尔苏丹(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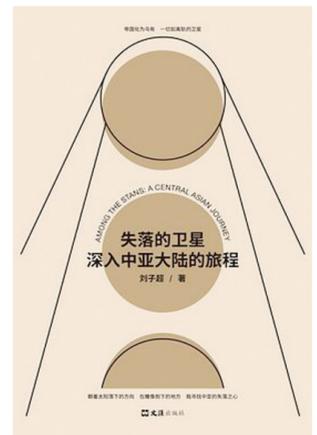
萨克斯坦),刘子超都费了大量笔墨记录和叙述。沿途城市如浩罕、阿拉木图、苦盏等也有不少描写。除天山、帕米尔高原等知名胜地外,费尔干纳盆地、撒马尔罕山谷等也是他的重点涉足地。皇宫、沙洲、公园、广场、酒吧等介绍,也是精彩纷呈。

刘子超认为,好的旅行文学就是要呈现当地人的心。数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中,他除了看到与众不同的景象外,一路上所遇见的事,所对话的人,所触碰的物,他都用满怀真情实感的笔触去描述。在他的笔下,中亚犹如一颗失落的卫星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,彷徨、迷茫、挣扎等复杂心态,被展现得一览无遗。吉尔吉斯斯坦加林疗养院里老式的食堂和泳池,哈萨克斯坦核试验场里解药近乎麻木的讲解,以及满目疮痍的现场,让作者和读者看到了中亚五国在苏联解体前的生活场景。而在旅途中碰到的德国

——读刘子超《失落的卫星》

“无家可归者”、瑞士情侣、奥地利男子,以及意外邂逅同是中国人收虫卵威海王、行走的学生、从事国际贸易者,一些当地游牧民、祖先为外来者的朝鲜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等,都成为作者故事的一部分。

在中亚,贫穷、落后触目皆是。书中,我看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:在布哈拉,一个卖烤包子的小女孩向行人求买。我不由为此泪目。经历过蒙古入侵、汗国争霸、苏俄重塑,独立后的中亚,混乱,却在努力复原,它像一颗卫星,徘徊在不同文明和势力之间,校正着各自的方向。在作者看来,“我迷恋这种增长,寻觅着失重状态”“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——不管愿意与否,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所裹挟着前进”。关于中亚的出路与未来,作者的一句“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这里的引力,为中亚带来不同的前景”,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。



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:普通文獻借閱室 1267.4/L730